

最近，有则消息牵动了众人的心——发端是由媒体报道了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居然以执行规章制度的名义，开除了正罹患癌症的刘伶俐老师，其后刘老师在接到开除决定书后起诉到法院，虽然一审二审官司都赢了，但还等不及学院履行判决和实现领导能因此而探望她一次的愿望，32岁的刘老师就去世了。这不仅让家属悲痛欲绝，也使所有关心此事的老百姓欲哭无泪、义愤填膺。虽然在舆论风暴的强大压力下，博文学院的几名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到刘家当面道歉，还送去了经济补偿款，但好像难以抚平家属们一颗破碎的心，而且也得不到民众的原谅！

电视台记者在刘家现场采访后制作了一档《生命不能等待之痛》的节目（新闻综合频道9月4日19:10《七分之二》），其中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的陈院长多次向家属和媒体记者说明，他们确系都不知道刘老师患了癌症，也不知道刘老师没交病假单是因为患了癌症去北京治病。而他们知道刘老师这个悲剧是在此事被媒体曝光以后的事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完全经不得一驳。首先，当刘老师得知自己被学院开除后，即委托其母亲带了所有的病史资料和病假单找到学院人事处处长，哭着请求校方对刘老师的假期作病假处理并能继续为刘老师交医保，自己出钱也行，为的是能继续享受大病医保。但这位处长说：“不要给我哭，我见这样的事情挺多的，学校有规章制度，我也没有办法。”可见至少这位人事处长应该是一清二楚的。而从笔者30多年的管理工作经验看来，一个单位的人事处长大凡都应该是该单位办公会议的成员，至少在要开除本单位职工这样牵涉重大人事问题的办公会议上，人事处长哪有不参加的理由？其次，刘老师为学院开除她一事和学院交涉无果后，曾诉诸法律，榆中县人民法院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榆和民初字第126号判决书中白纸黑字写着：“另查明，原告被诊断为卵巢恶性肿瘤，且自2014年7月起一直在持续、间断的住院治疗。”其后，博文学院不服一审判决还上诉至兰州中院，但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对于这两份判决书难道参加学院办公会议的领导们都没有阅看过？

当然，陈院长等学院领导们会因工作繁忙真的无暇顾及刘老师患病这件事才导致作出了这个开除决定和以后的一系列绝情举动。但是，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理由成立，笔者认为发生此事的原因还在于这些领导们缺“心”“眼”！

一缺平时关心帮助自己教职员工的热爱和爱心！就算刘老师患癌症他们不知情，但一个自己学院的青年教师一二月不上班，至少应该去关心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领导们没有心，还可以请工会同志甚至一个教研组的同仁去联系关心一下总可以吧？然后再在百忙之中抽空听取一下汇报，以避免因为不知情匆匆作出决定而造成如今这样难堪被动的局面。

二缺一双能看得见和了解学院教职员工生活起居、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眼晴！领导们可能整天为自己学院的经济效益奔波，大小眼球整天要盯住铜钱眼，其他事情都两眼一抹黑了。因此也不妨留一只注意自己教职员员工身体健康、工作状况的眼睛，以便及时发现像刘老师这样不上班的情况，并查明原因，作出正确的处理，不至于造成领导们在办公会议上一致作出如此的违法决定，带给了患者和家属雪上加霜的痛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恐怕更应该用得着这句先圣名言作为学院和领导们立身、立业、立言、立德之本吧！



印中岁月

孙慰祖

嘉年华

离开外婆家，搬到春晖里，爸爸妈妈带着我们过起了小家庭生活。除夕，妈妈还在灶间忙，爸爸把我们唤拢来，我和弟弟一人给个铅笔盒，妹妹得个花皮球。爸爸难得给我们买礼物，这天我们特别高兴他也乐呵呵。戊子秋雨夜慰祖刻石。

“嘉”字从《隸季子白盤銘》。



夏天和小伙伴在树下闲坐，最怕突然掉下一只痒喇子。（注）碰上了就诸味交集不离不弃好多天。可斋戊子。

注：沪语也叫毛毛虫，为鳞翅目昆虫的幼虫，虫体生有刚毛。皮肤触及即红肿、刺痒。

夏虫

轻轻邂逅

黎武静

在无数聚首的方式中，邂逅是其中最美妙的一种。不曾相约，未曾预告，在某个街道的拐角，在某一丛花草的旁边，在某一扇打开的门前，邂逅。见了面，忽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反复说着不着边际的话，心底里涌动的全是愉快，眼睛里的喜悦看得见。

《诗经》里有一篇《郑风》，是一首动人的歌。“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这一首欢快的调子，婉转清扬，美得不像话。不期而遇的缘份，总是愉快而惊喜的瞬间，值得写入回忆，小心珍藏。蔓草青青，露珠晶莹，在这样的画面里邂逅，是一首天然的诗，注定要百世流芳。

朋友的相遇，是人生里的篇章。杜甫邂逅了李白，加缪邂逅了萨特，马尔克斯邂逅了海明威。那些光华耀眼的瞬间，只是一个刹那，却温暖了记忆与时光。

还记得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就是一个关于“邂逅”的愿望。

明天雨停了，我会不会邂逅那些丢失了的手机号码的主人，雨霁初晴，老友重逢？

是，我的中学母校，校诞生七十周年，谨录少作，以志纪念。

看 中 筑 又 远 行 在这灰色的、冷漠的建 像墙灰般纷纷剥落了 我青春的迷惘与憧憬 还有那转瞬即逝的友情 在孤独的日子里，在梦 我时常回到这里，寻觅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道，薛宝钗的哥哥薛蟠出门做买卖，体贴的宝钗，知道哥哥的侍妾香菱向往大观园，便让她搬进来给自己做伴。香菱刚在蘅芜苑安顿下来，便迫不及待央求宝钗：“好姑娘，你趁着这个功夫，教给我作诗罢。”

香菱进京后，结识了大观园里上上下下的奇女子们，她们或活泼，或沉静，或才华横溢，或运筹帷幄。香菱深受她们的感染，对大观园里的诗兴十分神往，想向诗社中的才女们请教。

谨慎的宝钗，没有立刻收香菱为徒，而是建议她遵循礼节，从老祖宗贾母那里开始，一房房地问候一回。香菱又求教于林黛玉，黛玉爽快地让她拜自己为师，还自谦说：“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

黛玉的文采，在诗社中当属翘楚，常令人拍手叫绝，连贾琏的小厮儿都说她“一肚子文章”。黛玉有这股才华，一是因为天资聪颖；二是因为出身书香世家，开蒙早，业师又是有学问、工诗词的贾雨村；三是因为她热爱读书。黛玉回扬州探望重病的父亲，待老父入土，黛玉归来，又带了许多书籍回来。村妇刘姥姥游大观园，来到黛玉居住的潇湘馆，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摆着满满的书，就推测这必定是少爷的书房。知道实情后，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黛玉让香菱打好基础，先读一百首王维的五言律诗，细心揣摩透熟了，再读一二百首杜甫的七言律诗，然后再读一二百首李白的七言绝句。南宋的严羽认为，律诗难于古体诗，绝句又难于律诗。格律诗中，最难作的是五言绝句，其次是七言绝句，再次是七言律诗，五言律诗是最容易的。钱锺书也称，绝句难，是因为“篇幅愈短，愈无回旋补救余地，不容毫厘失耳”。像五言绝句，要在二十个字内起承转合，确实不易。所以，黛玉建议香菱先从五律入手，再学习七律、七绝。

有趣的是，《红楼梦》中人作诗，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第七十八回中，贾政让宝玉、贾环、贾兰叔侄各作一首诗，吊念巾帼英雄“施施将军”林四娘。十三岁的贾兰，凭初生牛犊之勇，首先作了一首稚嫩的七言绝句。贾环到底年长几岁，更有经验、懂章法，作了一首五言律诗，便于发挥才思，立意也比贾兰更胜一筹。而独具匠心的宝玉，喜欢杂学旁收，作了一首古朴风流的古体诗，众人一致称赞，贾政也颇为满意。

黛玉首荐王维的诗，想来是因其极富画面感，直白却不浅近，美丽却不单

薄，雅俗共赏，适合初学者品读。苏轼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印象画派的画，有点王维诗歌的味道，很能引发观者对西方美术的兴趣。当然，印象派写生，捕捉到的往往是某个瞬间，而王维咏景，还寄托着淡泊的生活态度、宁静的幽情。将《王摩诘全集》细细咀嚼，会感慨用词之准、描摹之肖。就如香菱读完《使至塞上》后，分析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圆’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

李白的诗，情感充沛，想象力丰富，能激发香菱的灵感。而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题材极多，香菱读了，可以窥知诗歌的深度和广度。杜工部

诗，既有痛心家国风雨飘摇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有怜悯百姓颠沛流离的“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还有鞭挞为官者残暴无情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又因为以物喜、以己悲，所以情感深沉而丰富。听到捷报，立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遭遇变故，又感慨“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不忿怀才不遇，无奈漂泊无依。

贝多芬的音乐，和杜甫的诗歌有共同之处。贝多芬的交响曲，既有杜怀激烈如《命运》，又有清新活泼如《田园》。宝钗也指出，杜工部诗中也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林花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的妩媚语句。

黛玉还教香菱举一反三，联想对比。香菱喜欢王维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黛玉便告诉她，这是从陶渊明“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化出的，原句更为恬淡自然。黛玉自己读诗，也是如此。她听到《牡丹亭》里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便想起崔涂《春夕》中的“水流花谢两无情”，李煜《浪淘沙》里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还有《西厢记》里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不过，黛玉体弱，不该越想越深，沉浸在伤春情绪中，以致心痛神痴，泪流满面。

黛玉是很好的老师，不藏私，帮助香菱拓宽思路，还大方地说：“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鼓励香菱向宝钗求学，不必刻意舍近求远。宝钗的学识，自然是大观园中首屈一指的，但她有时过于严谨保守，难免胶柱鼓瑟。如果香菱一开始拜宝钗为师，兴许会被条条框框圈住，甚至有可能不胜其苦，早早放弃。



黛玉论诗

戴萦袅

中学回忆

邵毅平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长征中的“四老”

吴东峰

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长征中有不少老同志坚持到了最后。特别是这一年已是58岁的徐特立，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这件长袍经

山没有一个人掉队，那时在山上海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林伯渠长征中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在等待渡河的岸边，他向红军战士讲辛亥革命的故事，饥寒交迫的战士围着这位老人凝神地倾听，直到渡河为止。

林伯渠也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8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林伯渠长征前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中央苏区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长征中他负责远征军的供给。

谢觉哉年长于林两岁，和他们一样随红军长征时都在中

央休养连，当时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

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少，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的感觉。

“四老”中徐特立最年长，长征时已近花甲，头发花白，牙齿也脱落了。徐特立为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乃徐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

徐老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下，向红军官兵继续讲课。在长征中他未曾骑过半天马，天天走路，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驴子，驴

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在后河边上，毛泽东问他：“徐老，你为什么骑驴呢？”“我的驴背了三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特立这样答复毛泽东。

徐特立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作裤子穿着，身着一烂破皮袍，手持一根木杖，肩膀还背上八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没有封锁线吗？”他看见因病落后的后人，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听到他老人家慈爱的声音，莫不兴奋起来。

长征中女兵的故事可歌可泣。